

三秦

记忆

建设花椒林带 实现乡村振兴

——韩城市建设百里花椒林带纪实

□ 薛引生

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，有一座风貌独特的城市——陕西省韩城市，这座城市书写了一段关于花椒的传奇故事。这里的百里花椒林带，不仅是一道壮丽的生态景观，更是数万山区农民群众的致富希望。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梦想与奋斗，见证了韩城市山区人民自改革开放以来接续奋斗，从贫困走向富裕、实现乡村振兴的不凡成就。

一

韩城市地处黄土高原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，“七山一水二分田”的地貌特征，使其土地资源相对匮乏。然而，大自然却在这里埋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——花椒。韩城属大陆性半干旱气候区，这种特殊的气候条件，为花椒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环境。韩城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的抗争中，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花椒种植管理经验，培育出了抗干旱、耐瘠薄、根系发达、适应性强的“韩城大红袍花椒”。

20世纪70年代初，韩城市的花椒产业还处于萌芽阶段，全市仅有39万株花椒树，年产量只有11万公斤。这些花椒树大多零散分布在浅山地区，不成规模，花椒产业也没有成为当地农业经济的支柱产业。但是，勤劳智慧的韩城人民并没有放弃，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花椒产业的巨大潜力，开始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花椒种植革命。

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中华大地，韩城也迎来了发展花椒产业的黄金机遇。县委、县政府抓住机遇，果断决策，将花椒生产正式列入林业生产发展规划，并确定南起龙亭、北至禹门口的沿山10个乡镇为花椒生产基地。这一举措，犹如一声冲锋号，激发了全县人民栽种花椒的热情。同时，政府还出台了各项奖励政策，对积极栽种花椒的农户给予物质奖励和技术支持。在政府的引导和激励下，韩城的花椒种植数量开始以每年百万株的速度递增。

1985年，韩城市委、市政府顺应群众兴椒致富的发展势头，提出了建设“百里双千万株花椒生产基地”的发展目标，并制定了3年生产规划和15年发展规划。这一目标的提出，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韩城花椒产业发展的

道路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，全市人民齐心协力、攻坚克难，不辞辛劳、翻山越岭，在荒山上、田埂边、梯田里，种下了一棵棵带来致富希望的花椒树。1986年和1987年，韩城市的花椒栽植数量连年突破500万株大关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“韩城速度”。

二

历史的车轮滚滚行进到20世纪90年代末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，实行“退耕还林、以粮代赈”政策。具有战略眼光的韩城市的决策者们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，积极调整产业结构，大力发展以花椒为主的经济林。按照向宜林荒山荒坡、川原地埂、瘠薄耕地“三延伸”的原则，不断扩大花椒基地规模，使花椒由传统的险畔栽植区，开始向荒地、瘠薄耕地成片成园区域的大规模进军。这一时期，韩城市的花椒产业迎来了又一次飞跃式发展。到2003年底，全市花椒栽植株数达到4000万株，花椒总产量达到1400万公斤，占全国花椒总产量的1/6，花椒销售总收入近2亿元，占全市农业总产值的60%。此时，韩城市成为全国规模最大、栽植株数最多、产量最高、效益最好的花椒生产基地县（市）之一，“中国花椒之乡”的美誉也逐渐传遍了大江南北。

在花椒产业的发展过程中，韩城市始终坚持科技兴椒的战略方针。为了提高花椒的品质和产量，韩城市组建了花椒研究所，专门从事花椒的品种选育、栽培技术研究、病虫害防治等工作。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深入田间地头，与椒农们紧密合作，不断探索创新，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科研成果。他们成功培育出了“无刺椒”“黄盖椒”“狮子头”“南强1号”“柏林椒”“青峰椒”等各具特色的优良品种，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种植。这些新品种具有穗粒肉多、果粒大、高精油、高抗性等优点，深受市场欢迎。同时，研究所还积极推广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，如科学施肥、合理修剪、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，有效提高了花椒的产量和品质。在科技的引领下，韩城市的花椒产业逐渐从传统的粗放型经营方式向现代化、集约化经营方式转变。2000年2月29日，韩城市政府成立了正科级事业单位——花椒管理局，由市政府直接领导。行政领导的加强

和强力推动，使花椒生产又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。

三

随着花椒种植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产量的不断提高，韩城市开始注重花椒产业的品牌建设和市场开拓。为了提升韩城花椒的知名度和美誉度，韩城市积极开展品牌创建活动，韩城花椒先后获得“中国驰名商标”“最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”等多项荣誉称号。同时，韩城市还大力实施“走出去”战略，积极参加国内外各类农产品展销会、博览会，加强与各地企业的合作与交流。通过这些活动，韩城花椒逐渐打开了国内外市场，产品远销德国、美国、法国、日本、越南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地。如今，韩城花椒已成为中国农产品的一张亮丽名片，在国际市场上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在花椒产业的带动下，韩城市的山区农民逐渐走上了致富道路。花椒成为他们的“摇钱树”“金豆豆”，“家有千株椒，年进万元富”已不再是梦想。当时的韩城市乔子玄乡提出使用权和所有权“两权分离”一次买断，让群众造林有贵、营山有收、养山有利。随即出现了承包荒山、竞相购买荒山，创办绿色企业的热潮。政府还从政策和经济上给予优惠，年年进行表彰奖励，又是披红挂花、又是物质奖励。后来市政府又提出“四荒地拍卖使用权，所有权性质不变，承包期一定70年，并且允许转让和继承”。据统计，全市195个行政村建成花椒生产专业村，栽植超过千株的宜椒种植大户达到2万户。2020年，韩城市花椒总产量达3000万公斤，产值40亿元，全市农民人均花椒收入达9600多元。花椒产业的发展，不仅增加了农民的收入，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的稳定。许多农民依靠花椒收入，在城里买了商品房、买了小汽车，过上了与城市居民相媲美的幸福生活。

韩城市建设百里花椒林带，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，是一曲激昂奋进的致富赞歌。它见证了韩城人民的勤劳与智慧，承载了他们的梦想与希望。在这片充满活力的热土上，花椒树苗茁壮成长，花椒香飘万里，韩城人民的致富之路必将越走越宽广。

□ 尚晓明

回忆严智满在宜君工作的点滴往事

兰台抒志佐霍公，风雨而步从容。
宜君辅政逾八载，心血倾注利三农。
义乌为民参议政，潜心建设树勤功。
英年早逝诚遗憾，满腹经纶俱尽忠。
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读到了刘民立先生为缅怀严智满诞辰90周年而写的这首诗。上世纪70年代，严智满在宜君工作时，他家和我家距离不远。当时我年龄小，记忆中，他和妻子李仙宝为人热情，平易近人，常带着孩子们来我家做客聊天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两家大人逐渐熟悉起来，慢慢成为挚友，我称严智满为严伯伯。为此，我也了解到他的一些往事。

严智满是浙江东阳县人，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，曾任陕西省委原书记王德廉的秘书。1973年，他从延安调到宜君县担任县委常委、县革委会副主任，后又担任县委副书记、县革委会主任。

上世纪70年代的宜君属延安地区管理，是延安地区最南边的一个县，号称延安南大门。当时宜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，但粮食生产相比延安北部几个县，无论是气候还是耕作条件都要好一些，主要产小麦、玉米，延安人称宜君为粮仓。

只不过那时宜君县城在山梁上，海拔比较高，风很大，到了冬季尤其寒冷。由于当地缺水严重，平时用水要到县城南山岭或小沟里挑泉水。我家距离水源较远，每次和哥哥抬一桶水得花很长时间。到了夏季和冬季枯水季节，县城机关单位用水就要靠汽车到金锁关拉水。另外，当地山泉水矿物质和微量元素比例不符合饮用水标准，小孩容易患“大骨节”病、“龙山病”，由于缺乏科学认识，人们普遍认为宜君的“水土硬”。因此，孩子到发育阶段，家里条件好的人家，就送孩子去外地“换水土”。

县城的用电，主要靠县农机厂的两台柴油发电机发电。每天定时向县城居民供电4至6小时，家家户户都有一盏玻璃罩的煤油灯和数量不等的蜡烛，这是那个时候家里的“标配”。

严智满一家来自富裕的鱼米之乡，特别是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。这些情况在宜君县城，自然而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。

“宜君城缺水少电，吃得差，老严不会多待，很快就会调走。”

“你说说没？老严的两个孩子准备去西安上学。”

……

严智满在宜君工作的8年里，主要分管农业。他工作扎实，原则性强，没有一点领导的“架子”，他用自己的行动，扎根山区，造福宜君，给当地群众留下记忆最深的几件事有：

一是抓粮食生产。宜君多丘陵山地，“地不肥、水不美”，粮食生产条件并不优越。1973年，宜君县总人口8.1万人，农业人口就达7.59万，但粮食总产量只有2823万公斤，人均只有374公斤。

严智满带领干部群众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，实行山、水、林、田、草、路整体规划，对塬区、川道、山地等采取不同的改造办法，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，也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。到1975年时，宜君县粮食产量创纪录地达到3521万公斤，人均粮食达到498公斤，为国家交售公粮984万公斤，人均贡献127.8公斤，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。这年10月，宜君县被评为“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”，延安地区组织全区农业三级干部在宜君召开现场会观摩学习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

现如今，宜君县早已甩掉了贫困的帽子，农业生产条件有了极大改善，农民生活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，严智满等人兴修的梯田外地依然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第二件事是修水库。宜君县地域面积不小，但境内并没有大的河流，加之当时植被覆盖率低，水土流失严重，全县10多条长流水的河流年平均流量仅为1.6立方米/秒，多年平均径流量7762立方米，而且水低地高、坡度大，利用困难，缺水少水一直威胁着全县人民的生产生活。

严智满刚到宜君工作时，正赶上宜君人民大兴水利工程，他又是分管这项工作的县领导，自然全身心投入其中。当时采取群众大会战的形式搞基本建设，干部群众一起上，工作紧张时，吃住在工地，一连10多天回不了家，在工程最紧要的时候，严智满的

父亲病危，浙江老家来信催他回去与老人见最后一面，但由于工作忙，始终未能回去，成了严智满终生的遗憾。

这一时期，宜君县先后修建了西河水库、李家河水库、梁塬水利灌溉等工程，为宜君后来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建设西河水库和引水工程。西河水库坝址位于距宜君县城以西3公里的清河中游，建设西河水库在宜君县治史上是一件大事，也是当时投资很大的工程。1973年3月动工，经过两年零六个月的艰苦奋战，于1975年8月终于建成。有效库容411万立方米，控制流域面积107.5平方公里。西河水库的建成，不仅为清河下游4500亩川台地实施了有效灌溉，让其成了丰产田；更重要的是在西河水库建的两级高地电站，将300多米的西河水提到了县城，并建设了净水厂，不但解决了县城生产生活用水问题，还解决了附近5个村的人畜用水问题，使宜君县城群众彻底告别了缺水少水的日子，饮用水质也得到极大改善，保障了人民身体健康。

还有一件事，要特别提及，就是在严智满亲自组织和推动下，宜君县在1975年3月成立了电力局，并建成了35KV输变电工程，并入了国家电网。

通电那一天，整个县城都为之沸腾，这一幕我至今记忆犹新。因为，当时上小学一年级的我，再也不用在煤油灯和烛光的摇曳下写作业了。

1981年7月，严智满全家即将从宜君回浙江的时候，特意去了宜君县南山岭，察看春季新栽的油松长势情况，并在已抽出新芽的松树边合影留念。

登龙山而极目，临洛水而追思。如今40多年过去了，站在龙山公园(南山岭)之巅，回望宜君山城，满目翠绿，秋风浩荡，松涛阵阵，犹如一颗绿色宝石镶嵌在多彩的大地上。生活在这里的人们，再也不用为吃饭、饮水、用电等发愁了。这块热土将永远记住那些为之而奋斗的人们，追忆那位来自西子湖畔的才子、高原山城的好“官”。

（作者系铜川市王益区政协主席）

悦读

书吧

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，在广袤的中华大地蕴藏着数不胜数的文明瑰宝，我们的中遗数量在世界上长期保持领先地位。中遗文物的背后，到底有着怎样的文明故事？清华大学遗产中心主任吕舟等专家学者联合编撰的《千山万水：中国中遗故事》，精选了中国境内11处极具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，从历史、文化、绘画、建筑等多重维度，深度解读这些中遗项目的独特魅力与全球价值。

以中遗成功的时间排序，这11处世界遗产主要包括：长城、乐山大佛、庐山、苏州古典园林、殷墟、大运河、花山岩画、鼓浪屿、良渚、景迈山、北京中轴线。涵盖建筑奇迹、宗教艺术、水利工程、江南园林、千年古城、绝壁岩画、多元海岛、高原茶山等多种类型，遗产地涉及全国23个省市区，构成了一幅中华文化的绚丽画卷。

倘若书中，你将领略到庐山国家公园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雄浑气势，在亦诗亦画中，深深陶醉于中华优美的自然风光里。你还将欣赏到苏州古典园林的素朴典雅，在一步一景中，感叹中国传统文人园林的精致。披着金色的霞光，漫步浪漫的鼓浪屿，你会被岛上历史国际社区的多元文化所折服。如果有幸到广西，那就去参观在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吧，画中展现出的当地古骆越人的生活场景，相信一定会让你赞不绝口。假如到了云南，品上一壶景迈古茶林的古茶，沁人心脾里，你定会对于千年茶韵有更深的理解。倘若坐着飞机到了首都，记着别忘了从空中俯瞰北京中轴线，透过那条神奇的经纬线，你会进一步读懂深蕴在紫禁城内外的文明律动……

品读这本古韵醇芳的文化读本，恰似打开了一扇半开的雕花木窗，透过它，我们能看到中国四十载中遗路上那些鲜为人知的晨昏与四季。诚如吕舟在绪论中所写：“世界遗产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，而是活着的文明呼吸。”这句话成了贯穿全书的精神脉络——那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垂青的11处遗产地，从乐山大佛的端坐，到良渚玉琮的神秘；从景迈茶园的静谧，到北京中轴线的雄奇，都在专家们平实生动的叙述中一一鲜活起来。全书带着诗意的中华风情，将专业的中遗知识转化为普通人能感知的历史温度，力求从一处处遗址、遗迹中，深刻解读中遗背后无数人的执著与坚守。正是得益于一代代民族工匠“择一事，终一生”的艺术匠心，才创造了如此众多的文化遗产，

文史

小百科

我国古代的冰雪运动

□ 潘春华

进入冬季，在皑皑白雪、千里冰封的我国北方，最时髦的健身方式莫过于冰雪运动了。然而，在古代滑冰、滑雪等冰雪运动就比较盛行，并且冰雪运动花样之多、参与人群之广、竞赛规则之完善，令人震撼。

一幅被发现于我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岩画，印证了人类冰雪运动起源于中国的说法：在古老的岩石上，刻着模糊的人形，隐约可以看到人类祖先滑雪的动作。这幅岩画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，在冰雪覆盖的独特天气中，旧石器时代的祖先为了生存的需要，使用毛皮制成滑雪板，在冰雪中自由驰骋，用以打猎和交通。后来，毛皮滑雪板演变成木滑雪板。

直接记载“冰雪运动”的文字，隋代才初见端倪。《隋书》“契丹室韦”条曰：“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，分为九部落……射猎为务，食肉衣皮……地多积雪，惧陷坑阱，骑木而行。”南北朝书皆古代居住在东北黑龙江和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，在气候严寒、积雪甚深的环境下，当地人发明了木质滑雪工具，其滑行速度可追上奔驰的骏马，堪称一种雪地里省力便捷的交通出行方式。

而“冰上运动”文字记载最早见于《新唐书·列传·卷一百四十二》“回鹘下”条谓：“东至木突厥三部落……桦皮覆室，多善马，俗乘木马驰冰上，以板藉足，屈木支腋，蹴鞠百步，势迅激。”其意思是，向东可到木突厥三部落，这里的人用桦树皮做屋顶，习惯在冰雪上乘木马奔驰。所谓木马，即用板系在脚上的滑雪板。

到了宋代，出现了冰上游戏娱乐活动，并不再是我国北方民族的专属，开始以娱乐运动形式走向世界。《宋史·礼志》载：“故事，斋宿，午后范作冰戏。”沈括在《梦溪笔谈》中就提到过一种最早由北方少数民族发明的名为“冰床”，同时也被称为“冰床”“拖床”“胡床”“柅床”的游戏。沈括曾在沧州亲眼见到冰床在冰面上穿梭自如，惊讶之余，在闲居镇江梦溪园时，便将这一见闻写进了《梦溪笔谈》中：“信安、沧京之间……挽车者皆衣苇袴。冬月作小坐床，冰上拽之，谓之冰床。”这是一种以人力牵拉为动力的冰上游戏：在木板上铺上垫褥之类的轻软暖和的物件，供坐冰床的人取暖，而拉冰床的人则穿着“苇袴”，即外面绑着草的裤子，既保暖又防滑倒摔伤。两三个人坐在冰床上面，让

并让这些瑰宝跨越国界最终打动世界。

11处遗产地如珍珠般串联起中国文明的基因图谱。长城章节里，作者没有堆砌万人修筑的宏大叙事，而是从箭扣段一块刻着“万历六年石匠王”字样说开去。当读到专家团队为保护这段野长城，在悬崖上搭建钢架悬空作业的细节时，终于懂得：世界遗产的价值不仅在于古老，更在于今人如何与历史对话。

在乐山大佛的篇章中，作者巧妙地将宗教艺术与当代保护技术交织。描述1990年代大佛面部修缮时，既提到唐代工匠巧妙的排水系统设计，又详述现代工程师如何用纳米材料修补风化岩体。这种古今辉映的写法，让人看到中遗并不是单纯的项目申报，更是意义深远的文明传承。在殷墟部分的记叙中，作者详解了考古学家们如何用现代技术检测甲骨文的年代，从而让西方学者心悦诚服地认定中国信史始于商朝，中遗在此成为了文明对话的“桥梁”。

大运河章节的叙事尤为生动。作者跟随中遗团队乘船考察时，记录下老船工哼唱的漕运号子与沿岸新生的文创园区，这种时空叠影的呈现方式，完美诠释了世界遗产动态保护的理念。最令人惊喜的是景迈山古茶林章节，作者没有简单罗列千年茶树的树龄，而是描绘了布朗族老人用口传史书记载的茶树驯化史，以及现代科学家如何通过DNA检测验证这些传说。这种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叙事，让世界遗产从冰冷的评估标准中挣脱，展现出鲜活的文化生命力。

从殷墟甲骨灼烧的裂纹，到景迈山茶林蒸腾的晨雾，中华文明的基因一直在遗产中“活着”。这部著作，记录了中国人热爱遗产、尊重遗产、保护遗产和应用遗产的过程。历史与现在都在深刻地阐明，中国遗产不只是曾经的辉煌，更是照耀世界的文明坐标，这场传承与弘扬，还有待无数有识之士接续发力。

一个人拉着在冰上滑行。冰床一出现，就获得人们青睐。宋代的多位皇帝喜欢这些冰上的娱乐活动，常在后苑里“观花，作冰嬉”（《宋史·礼志》）。冬季，一些官员还坐冰床上下班。

明代时，冰嬉被列为宫廷体育运动。一些官家子弟会聚集在冰面上玩冰床，并将十几张床连在一起，一边饮酒驱寒，一边滑行（《倚晴阁杂钞》）。明万历年间，刘若愚在《明宫史》中记载：“阳德门外，冬至冰冻，可拉拖床，以木作平板，上加床或氈褥（草垫子），一人在前引绳，可拉二三人，行冰上如飞。”然而，把滑雪运动彻底带向体育竞技项目、娱乐项目的，还应归功于清代乾隆皇帝。

乾隆皇帝一生对冰嬉运动十分重视和推崇，他在位六十年，每年腊月，当北京西苑三海（指北海、中海、南海）冰冻坚实之时，就择期举行“冰嬉”，乾隆帝亲自校阅，从未间断过。保守计算，每年举办三场，总共约举办冰嬉大典一百八十余场，每次上千人参加竞技的冰上运动会居然没有出过任何问题，组织之严密、竞赛规则之齐全，确实令人赞叹！

冰嬉竞技运动通常分为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两大类。速度滑冰要求完成“官趟子”（规定动作）的8种动作姿势，包括双臂摆动手、背手跑冰式、弯道式等。花样滑冰则更为丰富多样，有“猿猴抱桃”“鹞子盘云”“金鸡独立”“哪叱探海”“凤凰展翅”“双飞燕”“大蝎子”“摇身晃”“香炉爪”“举槿爬竿”“翻杠子”“千斤坠”等十几种，堪称冰上杂技。到了乾隆后期，甚至出现了冰上速滑六里、一人托举二人乃至三人的高难度竞技项目，更是令人叹为观止。

乾隆帝还重视建立冰嬉运动竞赛规则及举措，包括制定常规竞赛制度，设立奖励机制等。他曾让一个苦练成才的苗族青年喜桂，特批加入八旗军籍，并赐号“冰上燕儿”。另外，他善用宣传手段，不仅自己为冰嬉写序赋诗推广冰嬉运动，还令金昆、程志道、福隆安等宫廷画师绘制了许多以冰嬉为主题的画作。现珍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幅清代乾隆年间的《冰嬉图》将当时花样滑冰选手姿态各异、栩栩如生的高超技术呈现在人们眼前：冰上健儿们姿态不同，各显绝技，鱼贯而行，组成了一条蜿蜒盘旋的长龙。乾隆皇帝还特意作过《冰嬉赋》，足以证明冰雪运动在当时的繁盛与普及。

解码中国申遗的文明密码

——读《千山万水：中国中遗故事》有感

□ 刘小兵